

编者寄语

《来与不来,心向大河》,阿来与黄河的相遇,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共鸣。

在行走中,阿来不断汲取灵感,记录着黄河的故事。阿来的散文常将自然、生命与文化相融合,充满诗意哲思与对土地的深情。

《行走在篁村》,如同踏入一幅诗意的画卷。村名取自王维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,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”的诗句,古朴而雅致……

融入旷野,在行走中记录生长。行走,是脚步的移动,亦是对传统文化的探寻。

每一块青石板,每一间老屋,皆是历史的记忆。

当我们漫步其中,仿佛能听见古人的低语,感受他们的智慧与情怀。

在这样的行走中,我们的心灵得到滋养,文化的根脉在心中生长。

反观人生,亦是一场行走的旅程。

有人如岳不群,为达目的不择手段,最终迷失自我;有人似楚留香,追求多元化的目标,活得自在洒脱。

这让人想起苏轼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豁达。

在人生的旷野中,我们不应被功利所束缚,而要保持一颗自由而纯粹的心,在行走中不断探索,成长,记录属于自己的篇章。

融入旷野,行走四方,是风景的观赏者,亦是生命的记录者。

是青瓦白墙间的一抹斜阳,是宣纸上晕染的淡墨,是竹筒里镌刻的深情。

且将这份绵长心意,寄与清风明月,藏于岁月深处,待时光漫卷,自有一番暗香浮动,诉说着千年未改的人间至情。

在与自然的交融中,在对文化的追寻里,在人生的感悟中,不断成长,不断蜕变。

以脚步为笔,以心灵为墨,在人生广袤的旷野上,书写属于自己的生长故事。

足音叩响山河脉络,让生命在跋涉的诗行里,凝成熠熠生辉的永恒印记。

N岁月

“阿来老师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实践行者。”石舒清在阿来离开宁夏之后这样说。

阿来到宁,于我而言,似乎是上天的安排。

算上这次,我和阿来有过两次照面。好事成双是中国人的彩头。我的内心掀起波澜。

第一次是在北京。

5·12汶川地震发生前一个月,我是在鲁院入学的第二个月。学校组织学员观看“百老汇”经典剧目《芝加哥》。现场观看演出的还有王蒙、阿来等。演出结束,我走出剧院,打算上车回校,突然发现剧场外被学员围着合影的阿来,还有另外一些作家,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。我不想错过机会,挤上前去与阿来合影。那时候刚流行数码相机,拍照不论水平,基本保险。那个时候的阿来年轻英俊,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,眉弓之间的那颗痣格外亮眼。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想法:如果我也能像阿来一样,在眉弓之间拥有一颗痣,那该多好!说不定,哪一天,这颗神痣能助我写出像《尘埃落定》那样的作品。

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颁奖,这使得当时只有41岁的阿来,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。

遗憾的是,那一年,30岁的我还没有写出过一本著作。

花有重开日,人无再少年。

我与阿来第一次见面的第十个年头,阿来写出了《云中记》。而我还在每年发表两三个短篇之间沾沾自喜。

《云中记》讲述的是5·12汶川地震后四川一个藏族村落的整体搬迁过程,以及村中的祭师在安抚亡魂的过程中找回内心安宁的故事。实际

来与不来,心向大河

□ 张九鹏

上是在构架汉藏文明的叙述宇宙。

2023年,我看到《收获》杂志上阿来的《万物生:炉霍行记》,第一段就吸引了我的眼球:“登上了第二级台阶。不是建筑物的梯级,而是河流阶地。地理学上的定义是河流下切,在两岸造成的阶梯状台地,一级两级以至三级四级,阶地越高,地质年代就越古老。二级三级河流阶地,往往是古人类栖居之地。”

这些文字既科普又文学。它是我想要的范本。

这一年,宁夏作协报告文学学会成立,我开始谋划宁夏纪实文学的未来,想找一位大家来宁夏为作家指点迷津。

阿来的散文集《去有风的旷野》恰好是一部“融入旷野,在行走中记录生长的故乡”的作品。这符合我的理念。

我在微信朋友圈推送了阿来的《万物生:炉霍行记》。写道:阿来,来宁夏。多好。

这是一种期待与自信之间的抽签,像开盲盒一样,成功与否,仪式感拉满。

阿来来与不来之间,我为自己,也在微信朋友圈留下一个想象的空间。

文友调侃:来还是不来?我说:来与不来之间。随后送上调皮的表情。

现在看来,已经没有阿来不敢去的地方了。这既是现代散文的选择,也是纪实文学背负的使命。

说迟不迟,说快不快,阿来了。

我给石舒清老师发短信说:“阿来老师提到你的小说改编影视的情况,实在不易。”石舒清看到后,回复我开头的话。

岂不闻光阴如骏马加鞭,日月如落花流水。

今年,阿来66岁。我一晃50岁了。

4月22日,阿来带来新作《大河源》。《大河源》

写的是黄河,与一般写黄河的书籍不同,它写的是黄河上游,青海、四川、甘肃流域。阿来历时三年溯黄河采风,徒步考察青海曲麻莱至山东东营全程,新作《大河源》以人类学视角重述黄河文明史诗,被学界誉为“一部行走的流域精神志”。

“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大河家镇,这里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分界。”阿来在“书香中卫·黄河九曲望中卫”——4·23世界读书日作家见面会”开篇说。

阿来平素寡言,并不与周遭迎合,但只要他登上讲台,便像换了一个人,那一方讲台成为阿来遨游天际的飞船,带你俯瞰博大的中国。

他为何要写黄河。又为何先写黄河上游。阿来说,大自然是最直观的课堂。要读懂黄河,读懂古人,边走边写是今人最好的方式。西部多样性、生活和生产分布的多样性是西部生命多样性的体现。黄河是西部的骨架,多民族的人文与历史地理的多样性是肉身。

古往今来。我们有一个巨大的抒写盲区,这个盲区在于王之涣的“黄河远上白云间”的那个白云之间,那个浩渺无际的雪山、草原、峡谷,淹没了我们对黄河细部的认知。而我们对黄河的上游更是在这种误区中缺乏了解。

阿来的签售环节吸引了众多读者。我现场录制的视频同期声把这支队伍称呼为“阿来的粉丝”。现在想来是轻浮的定义。因为,就在阿来离开中卫的第二天参加“南昌读书会”现场时,阿来说的一句“文学需要读者,而不是粉丝”激起千层浪。

有人拍手称快,认为这是对流量时代“文学快餐化”的清醒批判;也有人揣测其暗讽近期获得人民文学奖传播贡献奖的董宇辉,质疑作家是否在“瞧不上”直播间里为情怀买单的消费者。

这场争议背后,不仅是文学与流量的碰撞,更折射出当下文化消费的深层撕裂。

而当天中卫的读者显然超出了“粉丝”的范畴,他们不只为阿来的一本签名书而来,更为阿来的作品而来。比如,现场采访时,我了解到一位女士读过阿来的《格萨尔王》,更别说阿来的作品《尘埃落定》在读者心中拥有的位置了。

我想,无论阿来来与不来,他的作品早已来到读者心中。多年以后,依然是读者在接续传力。

下午,我陪阿来去沙坡头沙漠营地与星空酒店。他望着沙子与沙子之上的建筑,只是拍了些图片,很少发表看法。随后,阿来微微点头说:“治沙是中卫的奇迹,我还是喜欢有麦草方格。”

阿来前往腾格里沙漠,实地考察麦方格治沙成果。在沙漠中,他时而半跪在地,专注地拍摄着那些顽强生长的沙漠植物,时而蹲下干枯的沙本植物,捏在手上搓揉着,还凑近鼻子细嗅。陪同人员在一旁,为他讲述着治沙经验以及各种沙漠植物的独特情况。无论是身处广袤的沙漠,还是伫立在黄河之畔,阿来先生都少言寡语,仿佛沉浸在对外中卫与沙漠、黄河如何和谐共生这一宏大命题的思考之中,思索着如何在这片土地上书写一篇壮丽的大文章。

在有风的旷野行走。四月的风裹挟着细沙轻轻掠过每个人的头发,黄河水带着泥沙浑浊地流淌。户外的阿来把这一切看得如痴如醉。

阿来说:“黄河从中卫开始,认认真真制造出了大大小小的平原,为农耕文明提供了基础。这也是我继续书写黄河的理由。”

我问阿来:“这么说,您还要来宁夏。”

阿来幽幽淡淡说了一句:“来与不来,我已心向大河。”

行走在篁村

□ 阿霞

篁村,位于江西婺源,有人这样评价它:“如一位不施粉黛的淳朴少女……”

未进入古老的村落,就闻得村名取自王维《竹里馆》: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,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”的诗意。篁村人多姓余,历史更是耕读传家,文风昌盛,人才辈出。

进入篁村,只见小小的村落在大山的怀抱中,绵延的山脉,在这里三起三落,当地人称为“三台地”。古时有歌曰:“大三台、小三台,重重叠叠滚下来。牛鼻穿田宰相地,三盆金果决点元。”

村子里的巷道是用青石板铺就的,平整而整洁。喜欢缓慢地走在青石板上,低头可见青苔翠绿,村子里保留了古老的官邸、街巷、石桥,仿佛穿行在静谧的时光里,一切喧嚣远去,诗意而古香古韵。

我最喜欢篁村的水口,水口处有一座雅致而古朴的石桥,名为:“大夫桥”。大夫桥始建于宋代,桥两头为石砌的桥墩。廊亭四柱三间,有美人靠座凳。走到这里,可以凭栏看风景,也可以悠闲地坐下来,此时,天地、山峦与我们融为一体。桥两端门额上题有“凤鸣篁墅”“鹤和松林”,古朴而充满韵味。过往行人可以在这里看风景,也可以纳凉聊天,读书下棋。

沿溪边青石板路前行,有一棵千年罗汉松,盘枝错节,苍翠如盖。只见这棵罗汉松,树干中空,遒劲曲折。虽已经老态龙钟,但依然开花结果,它的果实就是有名的罗汉果。每到果实成熟的时候,孩子们就三五成群地爬到树上,去摘罗汉果,看上去喜气洋洋的。

村子里最有名的莫过于“文房四宝”,村子里有一方池塘,倒映着天光云影。这口“文泉”的水,可以用于当地文人研墨。在笔架山下,挖半月形水池为砚池,砌长条石墩为墨,以田畈为纸,与笔架山呼应,称为“文房四宝”。在这样充满文化气息的古村落里,人们平添几分文采。

当你站在高处看古老的篁村,典型的徽派建筑在眼前一一呈现。白色的墙壁有些斑驳,看上去却是妥帖,呈现家的模样。黑色的瓦整齐地铺着,一排排,一幢幢,夜幕时分每一幢房子会亮起一盏温暖的灯,每一个窗口里似乎也在演绎着一个个或悲或喜的人生故事。我就看着、看着,似乎时光在这里就不存在了。

喜欢行走在村口的小河边,水特别清,当地的人们就在这里洗衣,木锤声声,仿佛把人带到遥远的过去。在这里,一切是如此缓慢。悠然走在村子里,天光云影间,人的心情变得轻松起来。到了夜晚,满天星斗明亮如洗,这是令人向往的地方。

在村子里,我们吃到了带着菖蒲香气的豆腐和蒸肉,听着当地阿姨给我们讲春节时村子里“板龙灯”的盛况,我们与村里的人们一起围炉喝茶、烤红薯、烟火气袅袅,直把他乡作故乡。

在篁村,生活似乎变得简单而纯粹,你可以回归自然,去看每一片茶叶,去感受身边的一切。在这个书香弥漫的小村落里,感受它散发出来的独特的美。



N且听风吟

眼儿媚·春韵

□ 高银春

三月东风水云间,垄上弄春颜。
鹧鸪轻唱,杏花绽放,翠草含鲜。
时逢谷雨甘霖降,沥沥落平川。
林园浸润,廊檐滴露,柳岸生烟。

游贺兰山洗心泉

□ 刘永梅

清冷泉涌穿云窦,
苍翠松涛迥远林。
最是东风知客意,
吹香送暖伴行吟。

中卫春吟

□ 范春荣

旷野烟肆意飘,
香薰草盛任招摇。
霏霏雨润千湖绿,
习习风扶百卉娇。

大漠驼铃循旧路,
黄河古渡谱新谣。
春城四月山川秀,
美景何须画笔描。

N后花园

喜欢植物的人,大多是心有静气的。有些人,生来便是如此;有些人经历了些人和事,到了一定的年纪才开始喜欢的。不论先与后,只要喜欢,多多少少会沾染上植物的静气,别人会发现你的不同。

人与植物的关系很奇怪,也随缘,有时候和人与之间的关系非常相似,是有着亲疏远近之分的。在我所熟悉的人们中,有的人只是喜欢去看看那些植物,不论花草还是树木,他们的喜欢,只是持有一种欣赏和旁观的态度罢了,并不会和植物有太深的感情。会在一树花前驻足,也会特意去看看想要看的花草或是树木,实则是追着时节、追着自己的脚步去的。

我相信,人与植物是有缘的,就像人与人一样。我与植物的亲近感是与生俱来的,也是执拗到无法改变的。植物与文字,成了我无法改变的爱好和习惯。当一种爱好已经成为习惯的时候,它就融入到你的生命之中了。我庆幸自己与植物和文字的这种天然亲近,仿佛自己也与植物和文字一样,是有着满身静气的。

植物与文字都是安静的,它需要你去发现,



故乡月

周源

N百姓纪事

活出幸福的样子

□ 梅香生

活出什么样的样子,要看一个人的追求与心态。有的人为了达到某种目标,可以不择手段;有的人为追求而追求,活得并不自在,即使其人生目标达到了,也不会感到幸福;有的人从高处跌落,失去所有,留下骂名;有的人追求多元化的目标,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,活得明白,留下值得回味的东西。

在这方面,中国经典小说里就有现成的样板人物,一个是岳不群,一个是楚留香。

岳不群是金庸著名小说《笑傲江湖》中的人物,华山派气宗势力的掌门,号称“君子剑”,实际上他是个伪君子。他外表文雅,给人正气凛然的印象,实则阴险毒辣,富有野心,喜欢搞阴谋诡计。为使华山派壮大,他不惜使出阴险手段夺取林家祖传的《辟邪剑谱》,为夺取五岳掌门之位不惜以绣花针刺瞎左冷禅的双眼,遭到正派人士的联名讨伐,最终身败名裂,走

向灭亡。从小说中我们看到,岳不群追求单一,为追求而追求,且不择手段,祸害别人,自己也没有落下什么好,遭人唾弃。这种人,其实,其生活并没有幸福感。

而另一个小说中的人物楚留香则不然。楚留香是古龙武侠小说《楚留香传奇》系列的男主角,一个接近神话的传奇人物,他风流倜傥,足智多谋,观察入微,善良多情,尤其轻功了得。小时候看电视剧,对香港演员郑少秋扮演的这个角色,佩服得五体投地,为他的神态气质和风度所倾倒。对古龙的描写“那么飘逸灵动,坐在那里却像是一座山”深以为然。

在我眼里,楚留香是一个游侠,一个浪漫的骑士。他来去如风,行事有自己的原则,即使是为了解富济贫而进行的偷盗,也做得光明磊落,所谓盗亦有道。因此他被人称为盗贼中的佳公子。我发现,读者对楚留香多有好感,对这个

也需要你在与它们相处时所产生的感情和懂得珍惜、珍重和爱。我是喜爱给我很多快乐的植物的,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也写过很多与植物有关的文字,虽然这些文字有些笨拙,但这些文字和文字中的植物却是我的最爱。它们是老家河边的柳树、村外的乌桕、山岗上的松树,是老家后院的紫荆、腊梅、栀子,是校园里的水杉、昙花、紫薇,是在路上经常能看到的香樟、紫薇、马樱,是楼下的银杏、石榴、端午菖,是我家阳台上的牡丹、白兰、木香和客厅里的瑞香、吊兰、茉莉,这些植物总在我的身边,它们曾经陪伴过我,至今仍以记忆的形式,常常回到我的眼前时时给我欢喜,也时时会让我有新的发现。

去年底去了一趟学校,遇上一场雪。在我最

喜欢走的通往学校门口的那条林荫道上,我有些迟疑了,我发现原本非常漂亮的水杉树少了许多,而替代它们站立的是一些高大的香樟树。平常我并不讨厌香樟树,但在那一刻,我却不喜欢那些香樟树,它们抹去了我对那条林荫道的最美好的记忆,那是和青春有关的记忆。后来想想,毕业20多年了,我们已不复少年模样,一条林荫道在时光中走失了自己,时间改变着一切。我应该感谢那条水杉树如列兵一样站立的林荫道,它给了我们青春的礼遇,也将美好的记忆留给了我们。

老家村东的那株乌桕树太高大了,它曾经吸引童年和少年时多少仰望的目光,可它最终经不起时间的潮汐,在村庄搬迁的时候消失了。去年,我散步时常常从天井湖公园中间的湖堤上经

过。秋天的傍晚,在湖堤上,一抬头看见灯光下的一树乌桕籽如繁星,我一愣,这才是最美的那株乌桕。是我用童年和少年的目光仰望了很多年的最美的乌桕。

辛夷花开的时候,我总是非常开心,因为辛夷花开了,春天也就来了。可是,去年早春猛然间看到的两株辛夷花开,却让我惊异莫名、泪流满面。那天,我从医院回来坐在公交车上,初春的阳光明媚,我的心里却是最崩溃的时刻。车过湖堤,看到窗外的两株辛夷开了满树繁花,一白一紫,花开惊心,那一刻,我在泪水中不停地告诉自己:春天来了,父亲的病一定会好起来。

植物静美,各臻其好。喜欢植物,不只是喜欢植物的静气,更喜欢植物给予的向善向美的心,那是一切美好的开始。